

校点民国
九年重修

英山县志

附录补遗

刘作忠藏书

湖北省英山县志编委会办公室翻印

校点翻印民国九年《英山县志》工作人员

校 点： 戴文礼 萧海澄

参与校点： 夏中雄 萧~~海~~平

校 对： 萧海澄 段茂畅

责任校对： 萧海澄

封面设计： 陈凯文
装帧

地图转绘： 叶桂斌

印 刷： 英山县印刷厂

一九八七年八月印

印数3000本（内部发行）

英山县志 民国九年重修《英山县志》校点说明

《英山县志》之编修，始于明代。传于今者，仅以下诸本：一、清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稿本（存北京图书馆）；二、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刊本（存北京图书馆）；三、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刊本（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台湾）；四、道光三年癸未（1823）刊本（存上海图书馆）；五、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刊本（存重庆市图书馆）；六、同治九年庚午（1870）活字本（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七、民国九年庚申（1920）活字本（存英山县档案馆和英山县烈士陵园管理所档案室、台湾）。

为了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和便于使用，我们以民国九年《重修英山县志》为底本，对照其他诸本进行校点，除加标点符号和用简化汉字排版外，一如原貌。底本与他本互有出入者，则择善而从。底本和他本均误，而有史籍或他书可考者，则据以改正。底本上有明显漏字，则加“□”以表之。底本或用词不当，或语义不明，或数字不确，或条目重见，或释文有异，均不擅改，但注出存疑。

民国九年《英山县志》较之以前各种版本，内容翔实，编排得当。但编纂者之立场观点亦不乏可议之处，我们对于前人，既不应盲

从，也不必苛求，惟善读者善用之。

这次校点，由戴文礼，发端萧海澄担任，在校点时会得到不少同志的关心和帮助，并在此说明。

现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指示精神和县志编委决定，将校点之民国九年重修《英山县志》付印，因限于水平和条件，错漏粗疏或其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务请方家不吝赐教！

英山县志编委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

民国九年重修《英山县志》总目录

卷首 (1)

序 职名 新凡例 旧凡例 县境全图 附图说 城图
八景图

卷一 地理志 (27)

位置 星象 气候 沿革 疆域 山脉 河流 风土 物产
胜迹

卷二 建置志 (51)

城池 廨宇 街巷 乡镇 坊表 慈善 坛庙 寺观 陵墓

卷三 赋役志 (75)

户口 田赋 杂税 徭役 漕运 关榷 公产 储积 捐赈
公债

卷四 学校志 (99)

学宫、典礼 学额 义学 试院 学堂 毕业

卷五 兵防志 (125)

兵制 兵事 团防 巡警 关寨 险要

卷六 外交志 (137)

教堂 教民 教案 附 华人假冒洋商稟批

卷七 交通志..... (139)

铺递 邮政 道路 津梁

卷八 实业志..... (147)

农林 水利 畜牧 工艺 商务 矿务

卷九 秩官志..... (153)

文职 武职 名宦

卷十 选举志..... (169)

征辟 科第 例选 仕籍 诏敕 封爵 封赠 荫袭 票举

恤典

卷十一 人物志..... (199)

儒林 文苑 宦绩 武功 忠节 隐逸 侨寓 仙释 才技

孝友 义行 寿士

卷十二 列女志..... (343)

节烈 节孝 贤淑 寿妇

卷十三 艺文志..... (465)

序 传 记 疏 引 铭 赋 诗 谣

卷十四 杂类志..... (529)

祥异 辨讹 补遗

再版补遗..... (541)

序

民国九年《英山县志》序

英建国于虞夏间，蟬嫣以迄周季，秦汉而后，隶属郡国，方幅华离，莫可得而纪也。县之制，成于明，志之修，肇于清。时代颺速，户口增至十倍。共和纪元，政体改革，疆理仍旧，而图籍缺略，缔造民治，诸待进行。政府征求方志，以资考镜。《英志》自同治续编以后，垂五十年。其中经过事实，积牍无存。刘侯默渊，慨然引为己任。丁巳之春，函集耆宿，昕夕商榷，刊著条例，捐资以倡。邑人士群力竞举，分途筹画，标类采辑，循纲引目，编成巨帙。将以春间赴省铅印，会刘侯调任，而县城骤遭匪扰，公私帑藏，搜索一空。局地腾驻兵防，铅槧势难兼顾，爰召梓人，就近排印。不删前志以示朴，不剔新稿以纪实，不立生传以昭例。惟是雄文巨制，篇幅所限，一时不及甄录，而兵事独联翩加入，殊为憾事。知者鉴其情而加谅焉，则不佞之所深冀也！

岁在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英山县志局同人公纪

民国九年《英山县志》序

岁戊午，锦捧檄知英山县。以夏四月受事，值匪氛甫靖之后，警惕不遑，惩前毖后，修废举坠。邑人士时正续修志书，分门授简，私心窃喜。以为志者，记也。惟记其事，乃知其治。英介蕲、黄、六、蓼之间，民气淳朴，士风厚善，士大夫莫不说礼敦诗，尊贤乐道，浑浑噩噩，有三代遗风。虽闾巷妇孺，皆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为美，而以身力行之。物惟菽粟布帛之类，为民生日用所必需。他如山川之险夷，贡赋之多寡，人物之盛衰，礼俗之因革，建置之新旧，锦以挾籍，密迹此邦，平日所得闻于遗老者，率皆耳熟能详。今获躬亲其地，守土莅民，益思所以征文考献，述往开来，悉于邑志是赖，曷可视为缓图。惟是古今郡县各志，其相沿之弊，非失之夸饰，即失之攀附。一夸饰而人物古迹，辗转迁就；一攀附而庸俗之诗文，琐屑之事迹，联缀以登，非所以垂不朽也。斯志也，邑中文学之士，其搜罗广，其体例严，繁者删之，遗者补之，亥豕者正之。为纲十四，为目数十。一事之义，推求再三。一稿之成，或四五易。越庚申冬告成。昭明政治，激扬风化，其在斯乎！抑今之英山，非昔之英山也。宋、元以前，英山与罗田合治。自明世以英属皖，幅员既长，楚尾吴头，肩键八皖。尤当详于攻守利害，以供当轴之采择，而维一方之治安。况共和肇造以后，潮流变迁，月异而岁不同，岩疆下邑，全省上游，按籍而稽，厥道何从？诸君子斯志之成，乃能使生长斯土者，受而读之，若辨黑白，若数一二，油然而生爱乡之心。锦亦与邑人动容相庆，駭其昔所未闻者忽睹，今之将泯者之复明也！于是乎序。

中华民国九年十一月，前清甲午科举人，五等金质单鹤章，署理英山县知事，薪水徐锦撰。

民国九年《英山县志》序

《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是国史亦称志。方志，即史之先河也。英山为虞士师、汉藩王故封。尤彰彰可考者三国六朝，衿喉控制，江淮表里，潜霍帡幪。盖岳渎之雄镇也。英之有志旧矣，南丰刘公镐，起而新之。延访耆旧，礼聘文儒，开局于邑城。未几他调，而纂辑之事未竣也。丁巳秋，芬承乏斯土，益兢兢焉惧巨典之难卒成，案牘余晷，与耆旧文儒，昕夕商榷。区地理、建置、赋役、学校、兵防、外交、交通、实业、秩官、选举、人物、列女、艺文、杂类等为十四门。其中因革损益，一准乎时与地，凡有关于旧道德，新学术者，皆网罗搜集，阐发而扬榷之，俾家庭、学校、社会诸教育，咸知所取法焉。而仙释、祥异之纪仍存之，藉供学者之研究，以原其理而祛其蔽。奈瓜代有期，不克藏其事。薪水徐公锦继任，踵而成之，诚盛举也。今都人士不以浅陋而遗之，属一言弁诸简端。芬自愧不文，得与于著作之林，抑亦幸矣！

民国九年十一月前英山县知事庐陵李树芬谨撰

清同治庚午《英山县志》序

英山知县 徐玉珂
阳湖

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体虽有异，理无不同。史以时代为断，而因事传人，权寓褒贬。志以封守为纲，而因人传事，道在阐扬。自汉史始详地理志，而后世郡邑，代有掌故。盖光前所以裕后，鉴古可以证今，载乘煌煌，其关系一方之治理者，匪浅鲜也。《英山县志》道光乙巳年李珠浦先生续修后，迄今二十有五年矣。当其时，规模已具，更增补而辑修之，故百废俱兴，灿然为大备焉。迨咸丰癸丑岁，发逆窜英，境内蹂躏无完土，不分玉石，尽付劫灰，而志书藏板，遂亦荡然无存。今年春，余来宰是邦，下车后，采风问俗，正虑考镜之无资，而一时难期报最。适各大宪勤求治绩，重修省志，飭各府、州、县以志献。余捧檄之下，披检旧志，虽吉光片羽，尚在人间，而时异势殊，终多散佚，因延绅士，开局纂修，远绍旁搜，征文考献，务使幽光潜德，孔昭不遗。余于治官书暇，亦悉心厘订参酌。其间，幸赖众擎，越数月而成帙，以供大宪采择，汇入通志。然事关考成者固宜先，而事系垂久者尤难缓。况省志告成之后，大略已有端倪，嗣此而接修县志，其致力当较易也。乃复与诸绅士谋之，群慨然有进修之志，爰仍旧贯，聿扩宏图，既网罗夫前闻，更搜求夫未备，凡有裨于风化人心者，罔不目张而网举，固于省志为益详矣。若夫殉难之忠臣、孝子、义士、节妇，较昔不啻倍蓰。悉载入编，并请旌恤。庶流芳千古，不致湮没无闻焉。其门类现遵省志条理，与旧志略有变更，他日，辘轳有采，以成一代之信史，其亦黼黻昇平，润色鸿业之一端乎！余既幸诸君子之相与有成，俾此书之无美勿彰者，可以永垂不朽。而尤愿邑之人士，益敦孝弟，共兴仁让，駉駉乎日跻圣敬，代起伟人，为志乘光，即为邦家光也。因不揣浅陋而为之序。

清同治庚午《英山县志》序

署英山知县 徐德康
龙南

古称：修史者有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然吾谓：传信为尤难。今州、县之志，犹古列国之史也。自星野川原、以至人物风土，悉著简编，考古以证今，阙疑而传信，不独一邑之事实藉以不泯，而莅斯土者，于以知山川之险易，制度之沿革，民风物产之淳漓盛衰，则为治之道，亦隐寓其中焉。今者，大江南北，风鹤初平。大宪设局省垣，饬各州、县续修邑乘，采辑遗闻，将以汇入通志，成一代之信史。盖萃千百人之心思，征数十邑之文献，总成钜制，无滥无遗，始足以信今而传后，非率尔操觚者所能胜其任也。英邑介蕲、黄、六、霍之间，僻壤山陬，弹丸蕞尔，非若通都大邑，舟车辐辏，有日新月异之观。然其民安于畎亩，其俗习于勤俭，且其地萃峰峦，灵秀所鍾，间出畸人杰士。而自兵燹后，十余年来，人事变迁，风俗移易，其间忠孝节义之士，敌忾同仇，与夫烈夫贞妇，舍生取义，有待发微而阐幽者，不及今记载，岁月既久，恐归于湮没无闻，甚非信以传信之道。庚午孟冬，余权篆斯邑，都人士旅见之际，询及邑乘，则已裒然成书。爰取而披览之，见其条分缕晰，考核详明，不事铺张，条求征实。而于当时殉难诸人，既皆耳闻目见，尤能详其颠末，使潜德幽光，流芳千载。虽未知其才与古之修史者何如，而就其识之所能及，与其学之所已至，以信今者传于后，则亦犹行古之道也。余未遑谋始，乐观厥成。窃幸考镜有资，既周知一邑之风俗，而尤愿诸君子，各举所知，匡我不逮，以跻斯民于康乐，致治理于和平，鼓吹休明，增光邑乘，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

清同治庚午《英山县志》序

英山教谕 王熙勛
怀宁

岁戊辰，余应裕大方伯书记之聘，淹留皖省，与贤士大夫相过从，同寓者为明府毓荪先生，建树固不与俗吏伍。旋接篆宛陵，不相见者期岁，先生循声暴著。己巳春，量移英山。余亦于是年冬，司铎是邑。先生设施，皆有益于民生，悉数之，不能终。时，吴大中丞檄修安徽省志，以各县志为底本。英自春秋见经，齐桓攘楚，以为要图，声名文物，甲于淮南。《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左氏有周志、有齐志、有宋志、有郑志，盖即后世郡国志所由昉。英山之有志，创始于康熙甲子，继修于乾隆丙子，续修于道光癸未，复续修于道光丙午，距今二十五年。人事递迁，文献已渐湮没。而自军兴以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彪炳简册者，不可胜书。先生职任斯土，责不容谢。而西京明诏，正人伦而厚风俗，美教化而厉节行，皆广厉学官，令与铎分任之。余虽无史氏之三长，亦稍识毫端之一孔。先生总其大纲，不鄙媿陋，时为将伯之呼，余岂敢螾户自封，不作他山之错？所尤幸者，余与先生本以萍水之遭，竟作胶漆之契。是盖天之阴为作合，俾相与以有成也。八阅月全编遂竟。故当怱怱制序，以垂不朽。至志书体例，凡经数修，盖无遗义，无俟赘述。而先生治行，将大有造于淮南，非英山一邑所得而私，而余之颂祷，更无涯涘矣。

清同治庚午《英山县志》序

英山训导 张庆图
寿春

昔昌黎云：“莫为之前，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事，固有前人为之，尤赖继起者远绍旁搜，兼收博采，使之灿然大备，炳若日星，庶几绵绵延延，以光前烈，而昭来许也。英之志，创自康熙甲子，越七十年，而乾隆丙子一修之。又七十年，而道光癸未一修之。嗣又续修于道光丙午。美矣，备矣，前之作者无遗憾矣。今距丙午续修之后，历年未久。然兵燹之余，山河依旧，景物殊非，其庙宇、城垣、衙署、仓库，不少更张。且保卫地方，同仇敌忾，其间若忠义，若节烈，更不乏人。都人士躬亲其事，目睹其形，详且切也。不及是时笔之简端，后将欲考献征文，无从取信。我明府毓荪先生，来守是邦，目击凋残，情殷振作，尤念邑志为风教所关，未可因仍简陋。且奉上宪饬修各郡、县志，以备省志采辑。先生以余熟悉地方情，与诸文人往来尤密，稟留纂修商办文庙事宜。余不敏，敢不黽勉从事！乃与先生妥议章程，选聚邑绅，开局纂修。诸绅亦欣然乐从，共襄盛举。爰举前志而续修之，上自星躔分野，下及川原形胜，与夫人文之彪炳，物产之蕃滋，靡不条分缕晰，纲举目张。且精且严，无遗无滥。是役也，先生总其成。余复不揣浅陋，日与诸绅殷殷商榷，详加考订。不数月而功成，洵足以备采风、昭掌故，煌煌乎巨典也。序以纪之。后有作者，其亦犹今之视昔也夫！

清道光乙巳《英山县志》序

英山知县 李文泉
富平

县有志与国有史相表里，是非褒贬悉寓焉，非可漫云纂修也。道光壬寅夏，余任英。搆求县志甚艰难，得一函翻阅，知系癸未年万弹峰先生补修，迄今二十余载，其中间，时事人物应增入志书者，谅必复有。又查阅志版，前一年被水冲，多残缺不全。爰邀阖邑诸文人，采访续修，特予短于才，学识又浅薄，兼荒于案牍，力多有不暇及。故托志馆诸君子，照旧志门类次第，聊为增修，版缺者补之，使后之采风问俗者，免致叹于考据之无凭，记事之失实，以作信史云尔。仅冠俚言于首，以明予心。

清道光乙巳《英山县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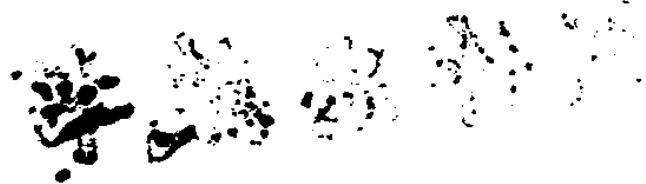
英山教谕汪时育

凡事未有而始建者曰“创”，事已有而续成者曰“因”。人谓：创为难，因为易。窃谓：创固难，因亦不易。能创能因则尤难。英邑自宋始置县，疆城屡经沿革，至我朝乃分隶六安州。其地无城垣，复无邑志。康熙甲子，刘邑侯罗网旧闻，创修志乘，诚哉其难也！越七十年——乾隆丙子，张邑侯重修。又七十年——道光癸未，万州司马兼摄英篆补修，讹者正之，缺者补之，未及载者纪之，门分二十有四，卷分二十有六，较旧志尤精确，是因之难更甚于创之难也。乃能创能因而兼擅其难者，则惟我明府珠浦先生矣。先生于壬寅宰是邑，每念英本蕞尔，又当吴楚要冲，无城垣为捍蔽，民曷以保。于是首先捐廉，偕诸同官定议，劝谕绅士商民，助资建造，虑事程功，不遗余力。越四载而克溃于成，盖创始若是之难也。且谓近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邑志为政治风化所关，今距万司马补修时，已二十有二年，倘延缓弗行增补，后之征文考献者，将于何取信？复集邑中诸君子商榷辑修，众志欣然，共襄盛举，汇集二十余年人与事之宜载者，条分缕晰，补辑成书。其祥异一门，前志自乾隆戊申后略而弗纪，兹特详加增入，尤见履盛思危之意。从此，都人士览古知今，谨身修行，弭灾变，召天和，未必不由乎此。然非先生德政所感，亦曷能应如桴鼓，使书之成且速如此，此以知事虽为因，其用心亦周以密矣。谁谓创者难而因者易乎？信乎先生能创能因，兼擅其难，视刘、张两邑侯与万司马有足多者。余秉铎此邦，窃幸得与其事，而观厥成也，不揣鄙陋，聊附数语于简端。

清道光乙巳《英山县志》序

英山训导阮华林

英邑旧属吾庐，其后分隶六安。自雍正十三年部议：酌减庐州府学文童三名、武童二名，拨归六安。以故英世家旧族，溯本寻源，有谓其先人入学，系属府庠者。戊戌夏，余秉铎兹邑，与英人士砥砺切磋，于今八年。取邑乘读之，惜其经洪水后，不无残缺。时明府李珠浦先生，于修城之暇，慨然有修辑之志，而诸绅士踊跃从事，共襄盛举，择可迁就者因仍之，舛错者改正之，阙略者续补之，为门二十有四，悉遵弹峰司马之旧，其新纂入者，即各附于每门之后，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蔚然称善本焉。其山川之灵秀，风俗之淳良，物产之丰饶，人文之俊伟，前人之述备矣，奚俟余之缕缕者。顾承诸君子之谦光，请序于余，余虽浅陋，敢以不文辞？矧溯厥渊源、谊联桑梓乎！爰简质而为之序。



清道光癸未《英山县志》序

六安州司马 华容 万年纯
摄英山县事

纯摄理英篆，接阅邑乘，叹其久而未修，前后实事旷阙甚多。去年，屡奉上宪飭各府、州、县志，以备省志之采择。因于公务余暇，谋于诸绅士，群慨然有修辑之志。而英之地，土瘠民贫，不能大为更张，遂因仍旧贯，悉心弥补，可迁就者迁就之，可辘合者辘合之，择其舛错之盛者而订正之，如此而已。书既成，逐门细绎，凡一切捐助创置之系于公与私者罔不举，凡一切秩官之系于民与事者罔不详，凡一切科名之系于乡与会者罔不备，凡一切忠义节烈之系于男与妇者罔不录，凡一切善事美举之系于地方风土人心者罔不悉，遂炯然易视而成一完书矣。剞劂之日，聊附片语于简端，抑以示创始者难为功，因仍者易为力也云耳。虽然，工缝纫者愿裁新衣，不愿联旧衣，善匠斫者愿创新屋，不愿葺旧屋，谓其拘于边幅，限于尺寸，截长补短，穿心斗角，残衿断材，俱收之而无遗，其中大费经营焉，不得谓因仍之易也。然而，相衣者，不以为边幅之拘，而反以为剪裁之不工；相宅者，不以为尺寸之限，而反以为匠石之太拙。则纯之因仍旧贯而成此书，又安知工拙为何如也？

清道光癸未《英山县志》序

英山知县 陈彦
归安

邑之有志，非徒纪山川景物之盛也。采风问俗，兴利除害，胥于是乎在。英邑志乘，自乾隆丙子钱塘张君重修之后，阅今近七十年，疆域川原，依然如旧，而生齿之繁盛，科名之继起，以及孝友贞节，懿美可传者，正不乏人。盖我朝重熙累洽，治化修明，凡兹士庶，被教养之泽者深矣。方今各大宪，勤求治理，议重修省志，飭诸郡县以志献。州司马万弹峰先生，负宏通淹雅之才，今年春，摄理英邑，下车以后，政通人和，慨然于旧志之失修。因谋之广文王、余两君，延集邑之绅士，设局纂修，簿书之暇，相与讨论搜罗，正讹补缺，文章经济，相辅而行，诚蔚乎可观也。彦于夏捧檄来英，是书将次告竣，取而读之，体例谨严，稽核详备，较旧志尤为完善，洵足供辘轩之采择也。窃思英邑僻处山陬，民风犹古，彦承乏兹土，愧无作吏才。幸弹峰先生为之先导，诸惟率由旧章，期无陨越。尤愿邑之人士，益敦孝弟，务勤俭，崇礼让，俾比户可封，而科第亦联翩日盛，岂不休哉！

文忠藏書

清道光癸未《英山县志》序

前署知县 赵梅
上海

邑之有志，原所以考天文，审地利，验民风也。梅居省垣时，备闻抚宪议修皖省通志，厘订款式，颁行州县，将荟萃而加删定，斯盖仰体圣天子殷念黎元、勤求上理之精心，为省方观民之助尔。癸未秋，梅摄篆蕲春，邑中纂修县志，已付梓人，因取而观之，觉纲举目张，条分缕晰，七十余年之散佚，一旦考献征文，瞭如指掌。职是任者，前任万弹峰司马、陈莲舫明府、王淡园、马星槎、余守之诸广文暨邑中搢绅辈，竭虑殚精，共襄盛举，不数月而功告厥成。佇见他日辘轳有采，虽山陬僻壤，而士淳民朴，有古遗风，自足汇入通志。梅下车伊始，都人士请序于余，余虽不能文，而观风问俗，固乐此邦之淳良，兼幸是书之足供采择也，因不揣固陋而为之序。

清道光癸未《英山县志》序

英山教谕 王燮坊
英山

凡举大事，必乘时会，时会之盛，盛于人文。我朝寿考作人，多历年所矣。文运之隆，周于海表。英山邑虽蕞尔，而文人继起，蔚为国华，甚盛事也。癸未春初，余来英司铎。是时，州司马万弹峰先生摄行县事，上丁之日，集邑中诸生，肇祀圣庙，祀事甫毕，曾倡以“修葺学宫，拆毁黉宫前之戏台，改建奎阁，纂修县志”之说，而诸生咸首肯焉。越数日，余课诸生，适值弹峰小试之会。试士济济，多得伟人，爰劝捐输，举行阙典，邑中人士，咸欣欣然同心协力，相与图成。四月上浣，率缙绅辈，相其阴阳，拆台建阁，修葺学宫，经营伊始，式廓丕基。即于是日聚晤兴贤馆，立定章程，量才酌用，修补志乘，固不得谓非时会之盛也。由是弹峰慷慨自任，力主补修，研精覃思，旁搜远览，残缺者补，失次者序，鲁鱼亥豕，订正舛讹，越数十宵旰，而端绪已清。于斯时也，莲舫陈父台接署县事，弹峰欲交底稿而去，余偕诸生告莲舫以弹峰主持修建之故，环请上宪，留修志乘，俟至功竣回任。莲舫喜之，且允多士之请，勤勤恳恳同余踵志馆而屈留之。志乘之修补，于是乎备。先是邑侯刘公肇修旧志于康熙甲子，延及乾隆丙子，七十余年，而张公续修之。兹于道光癸未，复集其成，相距亦几七十年，天地精华，积久炳蔚，虽曰人事，岂非时会哉？窃尝叹天地之生才为非偶。而英之多士，时则有若出众之才，克谋厥始；不羁之才，克图厥中；济世之才，克成厥终。群才作合，用能不负弹峰兼综之心，有孚莲舫协济之心，心心相印，胥以仰副乎圣天子雅化作人、体国经野之心，岂不伟欤！余也，忝居编修之列，乘时会之盛，羨人文之兴，喜同心之济，邑乘修明，阙典具举，当不惟是拆台建阁，修葺学宫，乐与观成已也，是为序。

清道光癸未《英山县志》序

英山教谕 马映奎
通州

天下事，废兴有由也。废之久，每缺而不全；兴之勃，宜灿然而大备。英山旧志垂今七十余年矣，前之作者，原非故从简省，第相距时远，恒多阙略。况英地处山陬，素称膏壤，其间峰峦之雄秀，物产之丰饶，风俗之淳厚，远近咸称乐土。而且文人学士，名卿巨公，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代不乏人，将于此而不补修之，不且积久而文献无征乎？州司马万弹峰先生，以湘南名宿，作江左宰官，今春摄篆英邑，乐斯土之恬熙，慨是书之残缺，因毅然以补修为已任。邑之绅士，莫不踊跃从事，而王淡园、余守之两先生，共赞其成，未三月而已规模备具。邑令莲舫先生下车以来，又复极力董劝，于是付诸梓人，俾有成书。奎，海曲冬烘，素无闻见，著作之事，尤不敢置议。然于莅任伊始，取是书而观之，觉广搜博访，考古证今，视旧志更加完备。于是叹诸君子之相与有成，而兼幸斯书之废而后兴者，可以垂之久远，传之无穷也，是为序。

清道光癸未《英山县志》序

英山训导 余道谦
潜山

我皇上御极之二年——壬午冬，奉大宪檄，谆谆以修志相勸。尔时，即思敦延耆宿，网罗旧闻，折衷其是非，而增益其所未备，征文考献，迄未成书，盖著述若是其难也。岁越今正，州司马万弹峰先生，兼理英篆，博学宏材，毅然以课农桑、修学校为已任，刑清讼简，治近古云。琴余之暇，语及志事，彼此扬榷，而阖邑绅士，亦以重修县志为请。夫志犹史也，而例与史异。史以时代为断，而志则以封守为纲；史缘事以系人，而志则因人以系事，故史莫详于志。英介蕲、罗、太、霍之间，崇山峻岭，纵横二百余里，实为吴楚关键。先生甫下车，检阅邑志，所以察地方之情形，而访其利病者，至详且悉。旧志修自乾隆丙子，距今已七十年。计此七十年中，科目之蝉联，人文之彪炳，节义之宣著，户口之蕃滋，準昔视今，奚翅倍蓰，自非采辑以厘订之，后将有莫名其妙先后相因之故者，是诚不可以不志。先生不憚心力，午夜校讎，有遗必增，无讹不正。为门二十有四，为卷二十有六，条分缕晰，纲举目张，蔚然称为善本。工未竣，适先生有束装回任之行。英绅士求所以留之者不可得，商诸学舍，请诸明府，以达上司。明府陈莲舫先生，以名进士作宰蕲春，与先生道相高志相合也，率都人士赋《白驹》之三章，而卷帙观厥成矣。先生禀洞庭之秀，锺衡岳之灵，茹古涵今，士林缙绅中，奉为圭臬，亦奚俟乎谦言。顾谦朴陋不文，幸得操觚从事而与闻其略，鼓舞奋兴不能自己，窃心羨和衷共济者之果确无难也。他日轺轩有采，外史小史有征，按其图，披其籍，穆然想见其立身行事。是编也，其亦鼓吹休明，垂世行远之一端乎？谦将偕多士执简以俟。

清道光癸未《英山县志》序

原任知县
长白 诺穆图

予供京职十数年，知外官之好，而不知外官之难，知京官之苦，而又知京官之易也。京官俸米无多，不济于用，势不能不有所假贷，而供职有期，日值下班之时，出海岱门东看架松，由西直门出遊长春观、钓鱼台，携酒一瓶，跌坐长松下，怡然自乐，日暮忘返，不知官之难为也。官之难为者，惟外州县耳。予初铨选英邑，戚友辈皆道此缺之好，而受上手之累，不得不代为担夯，加以自己身上，百孔千疮，无病不发，上下食指千，时形拮据，盖至是而始知外官之难也。如是者数年，犹喜地僻民醇，安予之拙也。而缙绅之士，投契者多，屡谋及地方公事，若武庙、文昌宫、火神、东岳等祠宇，与本衙署、仓库等工，渐次就理，焕然一新，虽非一木之支，而实官民相安有以致之。其所未及理者，有二事焉：一曰邑志，一曰奎星阁。邑志之宜修也久矣，而予虽由八股出身，而纂辑未曾经手，不肯轻举。又素不谙地理，不知奎星阁之得地与否。二者因而仍之，不以此为病，而人亦不以此病予也。今春，万弹峰司马来摄兹邑，勤勤然以此二事为急，以邑之余力补修学宫。盖弹峰知堪輿而又屡修志乘，故邑人大倚赖之。虽卸篆之后，犹相与留之，期藏此二事而后已。然而弹峰虽卸篆，固仍然州司马也。予去卸篆，仍以京职用，去难就易，固所愿也。而为英令十余年于今，前此为人填坑补缺，勉强支持。今己身亦不能无坑缺，而日夕焦思，不能奋飞，何时复携酒出都门、箕踞长松下乎？而且喜弹峰能补英邑二事之坑缺也，即谓为予补英邑之坑缺也可，呼奚：“来！浮一大白！”

清乾隆丙子《英山县志》序

六安直隶州
知州 析津 邵大业

英居蕲、黄、六、蓼之间，西属楚，东属吴。其地多崇山峻岭，四望郁然。其民人多负山而居，艺土而食。其旧家著姓，恂恂礼让，无绮罗狗马之好，其来受廛者，率负耒耜之人。大约资其山之闲旷，植木棉玉芦之属，以贍其生，非有舟车商贾辐凑其地，以故耳目质实，志欲愿谨，不见异物而迁。介吴楚之会，而无吴楚僂薄浮靡之习。余尝按部其境，见其乡民洞洞属属，有终身未识长吏者，而士大夫之家，各集其族之明经上舍子衿之士，以及卯角之辈，具公服，伛偻道左，恭而有礼。周巡四封间，庭鲜讎讼之风，里有室家之乐，宜乎卧治之有余矣。而近者楚黄逆民马朝柱等，谋为不靖，煽入于英。英之人惑于祸福，或丐名入籍。事既泄，幸荷圣朝祝网之仁，矜悯无知，自渠魁外，咸与宽宥。噫！唯其地势偏僻，风俗朴鲁，是以昧于烛奸，而易于受惑也。夫为治之道，贵养其所有余，而调剂其所不足。英之朴鲁，当使之可久，英之朴鲁昧于烛奸，而易于受惑者，当使之警而知觉。此非守土

者之事欤？乾隆甲戌，西冷张君莅兹邑，慨然有良吏之用心。既为之励学校，讲法律，搜集遗孽，以安善良矣。既而念邑乘荒略，无以彰前而传后，集绅士旁搜博采，远考近稽，不三月，举前志之缺者补之，讹者正之，裒然成书，事核于今，而文详于昔，诚盛举也。余受而读之，则凡英之山川土物之盛，风俗人心之美，以及其所以因仍受蔽之故，咸厘然可观，张君诚探其本原而设施，使英之人确然守其不雕不琢之素，而又牖之于人道，使其人晓然不惑，不为邪说所动，则蕃庶蔚起，将有过于今志所载者。俾蕲黄六蓼之间，巍然称望县焉，岂不隆乎！因其乞序，而书此以弁其首。职思其居，余与张君共勉之矣！是为序。

清乾隆丙子《英山县志》序

知英山县事 张 海
钱 塘

考《周官》撰人小史之义，郡县皆得书其风土人物，以备采风，贡之天子，匪独润色鸿业，用为观美，盖一方之文献系焉。而为治之因革、损益、补偏、救弊之术，即于是乎具。故曰：“国奢示俭，国俭示礼”，由此其选也。我朝定鼎百有余年，轻徭薄赋，礼陶乐淑，各大宪勤宣德意，惟日孜孜。凡山陬海隅，辘轳所至，类无不能歌咏盛德，发抒广漠，以彰文明之治。况大江南北，中华奥区、莅斯土者，尤乐于乘时奏绩，共襄雅化乎？先是乾隆己巳，皇上将南巡江淮，省方问俗，海时备员当塗，敬修邑乘，待供睿览。及量移霍丘，亦为检阅旧志，纂辑成书。甲戌秋，承乏兹土，询风考政，周览城邑，问故府之章程，则尤卷帙简陋，且漶漫不可识。盖英志修于康熙甲子刘君，距今七十余年，虽川原星野，景物依然，而时殊事异，其间户口之生聚，十倍于昔矣。俗尚之渐摩，亦月异而岁不同矣。倘莫为之前，虽美弗彰，幸际国家同文之休，而英独因陋就简，诚都人士之羞，抑亦守土之责也。尔时，以诸务未遑。阅明年，百度渐举，岁稔时和，广延绅士，开局纂修，缺略者补之，失次者序之，后起者续之，存疑者辨之。簿书之暇，详加考订，视当塗、霍丘两志，更有殚厥心者。今年春，事始告竣。余复览而读之，窃于此有深念焉。英邑界连荆楚，为吴会要区，土壤多硗瘠，万山环之，两河萦绕数十里，以险隘不通舟楫，夏秋淫潦，水涌沙汙，民生易蹙。其士人读书务学，未必远逊他邑，而科第仕宦，寥寥如晨星，其故安在？昔赵广汉为颍川设笥箒，匿名告讐，使强族相仇，虽发奸摘伏如神，而民俗因益败矣。韩延寿乃始教以文学、礼让，遵制谨度，黄霸因其迹而大治。则民风何，常在长吏之转移化导何如耳！海不敏，夙夜黽勉，惧忝厥职，期上副圣天子寿考作人之化，用慰各宪钦承乐育之心，而未之有逮。继自今愿与邑之学士耆老，共相砥砺，习俗之善者，世守而勿替，敝者，去故而更新，恬嬉在野，师济盈朝。后有作者，视余今日所志，有其过之，无不及焉，是则余之所厚望也夫！

清乾隆丙子《英山县志》序

英山教谕方超
桐城

自古忠臣孝子悌弟烈妇，其志节卓然不敝于天壤者，好学深思之士，惧其湮没而不彰，或为传志以纪载其事，所以为后世镜者深远矣。志之作也，将以备輶轩之采，成一代之书，以信今而传后，其视文人成一家之言者，关系尤重也。英邑僻介吴楚，崇山峻岭，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故其民生不见外事，而习尚纯朴。余自癸酉司铎是邑，览其山川人物，意必有奇伟卓越之士可以不朽者，稽旧志所载，则略而不详。盖英自有明以来，屡遭兵燹，文献无征，不足异也。我国家重熙累洽，生聚教训夫斯民者，百有余年矣。甲戌六月，适钱塘张父台抚莅兹土，不匝岁，政和人洽，簿书之暇，慨然念英志残缺而复修之，辨正旧史得失，延访故老传闻，其发潜德之幽光者，必信而有征，而虚构疑似者不与焉。他若天文地理以及人物风土之所宜，虽小必陈，而考证尤详。盖自是而英之忠臣孝子悌弟节妇，磨灭而无称者悉著，而博物君子，于名物象数之繁，亦得所据以折衷。则公之所以黼黻皇猷，为邦家之光者，岂区区一邑盛事哉？余也，厕校讎之列，乐睹斯志告成，愧无以助高深于万一，因叙其颠末，俾后之作志者式焉。

清乾隆丙子《英山县志》序

英山训导李治隆
灵阳

国家文治之治，久道斯成；方隅明备之修，循良是赖。英邑当吴楚之要冲，奇峰秀嶽，叠翠盘旋，东涧西溪，双流曲抱。其地僻，故其风淳；其民朴，故其俗简。余自壬申秉铎来英，每览其风景川原，窃冀其间名胜之纪述，先哲之流芳，必卓然有可观者。乃进稽邑乘，残编断简，抚卷惘然，虽事多可纪，不过都人士口传耳授，每惧其浸久渐远，有美弗彰，良可惜也。甲戌钱塘张老父台来莅兹邑，厘剔拓清，恤农惠士，泽宫式焕，仓庾充盈。不逾年而康阜歌颂声作矣。爰因卧治之暇，留心志乘，重修而厘订之，既详既要，亦精亦严，以备采风，以昭掌故，甚盛举也。夫志也者，制之存也，政之经也。昔贾生有言曰：“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非俗吏所能为，则有赵杜之绩者，斯能骋马班之才。”盖于兹益信焉。先是我公掇篆灵阳，泽深桑梓，沐厥休嘉。年来同官之庇，弥切迪海。是役也，公总其成，余亦忝承分校，第自抚荒落，惧弗克任，书既成，因得附志于简端云。